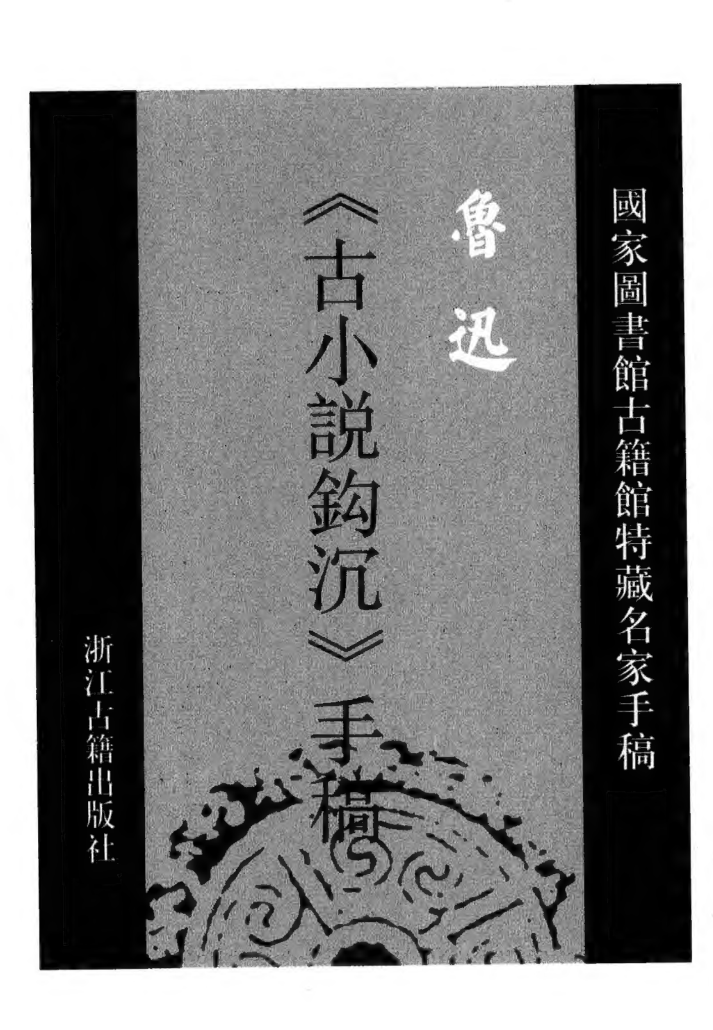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藏名家手稿

魯迅

《古小説鈎沉》手稿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藏名家手稿
魯迅
《古小説鈎沉》手稿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魯迅《古小説鈎沉》手稿／魯迅著；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715-374-0

Ⅰ.魯… Ⅱ.①魯…②國… Ⅲ.①魯迅（1881～1936）－手稿②古典小説－作品集－中國 Ⅳ.I210.8 I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072176號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藏名家手稿

魯　迅

《古小説鈎沉》手稿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朱艷萍　張　姣
封面設計　劉　欣
製　　版　杭州立飛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1/16
印　　張　9.75
印　　數　0001-5070
版　　次　二〇〇八年六月第一版
印　　次　二〇〇八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374-0
定　　價　叁拾捌圓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

序

劉明

魯迅輯録的古小説集《古小説鈎沉》，是典範的唐前小説史料整理著作，在中國小説史研究方面具有開山作用。在此基礎上撰寫的《中國小説史略》，則『初步壘築了中國小説史的體系』[一]。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小説史研究的奠基人。他所輯録的《古小説鈎沉》，鄭振鐸曾這樣評價：『是乾嘉諸大師用以輯校録先秦古籍的方法，而用來輯録古代小説的』，『不僅前無古人，即後有來作，也難越過他的範圍和方法的』（《中國小説史家的魯迅》）。這并非溢美之辭，魯迅後來的《中國小説史略》所取得的影響就足以説明這一點。《古小説鈎沉》輯録周至隋散佚小説三十六種一千四百餘則，引用古書凡六十餘種，用以參校者又有十餘種，二十餘萬字，堪稱現代古小説史料整理研究的煌煌之作。

《古小説鈎沉》的撰寫，大概在一八九八年魯迅離開紹興之前便開始了資料的搜集工作，當時『披覽古説，或見譌奪，則取證類書，偶會逸文，輒亦寫出』（《古小説鈎沉序》）。一九〇九年，魯迅從日本留學回國，任教于浙江兩級師範學堂，開始系統地從事古小説的校輯工作，『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魯迅致許壽裳的信）。一九一二年二月，魯迅已經完成了輯録工作，并署名周作人，在《越社叢刊》第一集發表《古小説鈎沉序》。撰寫此書的動機，固然由于魯迅自幼對古典小説有着濃厚的興趣，但他在序中似乎指出了更為深刻的原因：『是則稗官職志，將同古「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矣。』魯迅不僅改變了自《漢書·藝文志》以來輕視小説的傾向，還把這項工作看作是對于國民性的探討。輯録的目的再者就是匡正前人妄判篇目、改題撰人之類的混亂，魯迅曾批評《五朝小説》、《古今説海》等『是胡鬧的祖師』，『誤人很不淺』（《集外集拾遺補編·破〈唐人説薈〉》）。魯迅從事古小説史料的輯録工作，與他所主張的開創性學術研究要進行資料長編也是分不開的。

《古小説鈎沉》在魯迅生前并没有能够得到正式出版，直到一九三八年始編入《魯迅全集》第八卷面世。其實早在一九一二年，魯迅便想出版，但因無刻版經費而未能如願。一九二六年，魯迅在厦門大學任教時，也是出于同樣的問題而再度擱置。一九三五年，鄭振鐸編輯《世界文庫》欲收入此書，但魯迅認為：『一則放弃已久，重新整理，又須費一番新功夫；二則此種書籍，大約未必有多少人看，不如暫且放下，待將來有閑工夫時再説。』（魯迅致鄭振鐸的信）但是魯迅没有來得及整理，便在一九三六年溘然長逝了。

《古小説鉤沉》是一部校勘精審、學術謹嚴的著作，輯録的材料可以分爲五類：一、見于《漢書·藝文志·小説家》著録者；二、見于《隋書·經籍志·小説家》著録者；三、見于《新唐書·藝文志·小説家》著録者；四、見于上述三志小説家之外著録者；五、不見于史志著録者。足見魯迅輯録的工作不僅近乎巨細無遺，而且有着深厚的傳統目録學功底。而校勘的工作大致包括：輯校異文，如《小説》『蔡邕母始懷孕』句，魯迅校以《續談助》『始懷孕』作『方妊』；校正文字，如《列異傳》『蘇娥』條，魯迅校云『具見《珠林》七十四引《寃魂志》，高安作高要，周敞作何敞，當據正』；詳加案斷，如《神怪録》『吴詳』條，魯迅校云『案《御覽》七百十六引作志怪，其文較略』。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還利用了當時新發現的敦煌類書寫本資料，這是很有學術眼光的。《古小説鉤沉》的輯録，提高了魯迅小説創作的素養，有些甚至成為他創作的素材，如《故事新編》中的《鑄劍》即取材于《古小説鉤沉》中的《列異傳》。

《古小説鉤沉》也存在一些疏漏甚至失誤的地方，但瑕不掩瑜，絲毫不會影響這部著作的價值，可謂『雖叢殘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古小説鉤沉序》）。存在的問題約略有如下數端：輯録有誤，如誤引金王朋壽的《類林雜説》而入《裴子語林》；人物時代的排列順序有誤，如戴叔鸞是東漢時人，却放在了晉初人物之後；資料收録得也不全，如所輯殷芸《小説》就不及余嘉錫輯本詳備。另外，一些錯字未及校正，缺字也没有參校他本補上，采用的校勘底本的版本也未盡善，如《太平廣記》使用了清乾隆十八年的黄晟刻本，而此本則不如明嘉靖間的談愷刻本。其中有些問題，魯迅生前便已經注意到，也打算繼續整理使之更加完善，但遺憾的是終究未能實現這一夙願。

國家圖書館藏魯迅《古小説鉤沉》手稿，係周豐一捐贈，分四册裝訂，毛裝，共計七十九頁。第一册開本25.7cm×16.3cm，半頁九行，行約二十八字。抄寫工整細緻，行格間有批改。第二册開本23.3cm×12.4cm，半頁八行，行約二十五字，藍格稿本。眉欄鎸有批注，版口下有『紹興府中學堂』字樣。第三册開本25.4cm×16.2cm，半頁九行，行約三十二字。眉欄寫有『校了』、『校訖』字樣，説明此册已經魯迅詳加校勘。第四册開本28cm×17.1cm，半頁九行，行約二十四字，有朱墨筆批注。手稿有大量的魯迅生前校改筆迹，反映了他進行古小説輯佚的校録過程，也表現了他縝密嚴謹的學術研究品格。

《古小説鉤沉》的版本有一九三八年的《魯迅全集》本、一九五一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本、一九七三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本和一九九七年齊魯書社本等。這次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所藏魯迅《古小説鉤沉》手稿本，對于充分認識這部書稿的撰寫情況，以及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的底本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注：［一］胡從經《中國小説史學史長編》，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述異記

宋羅璵妻費氏女寧蜀人父悅為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

勤至不倦後得苦心痛闔門惶懼屬纊待時費自念我誦經勤苦宜有

善祐庶不遂至死也既而睡臥食頃如窗乃夢見佛於窗中援手以摩其心應

時即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於時省疾床前亦具聞

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端進化子姪焉 太平廣記一百九 法苑珠林 按觀即謨之似是冥祥記文也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

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

其病因為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

此珠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悟之夫人也

宣驗記

車母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爲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燃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脱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遥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禱専行慈悲 太平廣記一百十

吴郡人沈甲被繫処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吴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

又一百十一

滎陽高苟年已五十爲殺人被收鏁頸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苟云我罪至重且心受誣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曰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乃念觀音不離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眾僧旬日用心鉗鏁自解監司驚懼語苟云若佛神憐此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刀斷奏得原免　同上

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見尊像恆輕誚之後因病腳攣種種祈禱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　同上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
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為銅擬充器
用乃口發大聲如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
悲惶歸信者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　又一百十六　案此次唐代之間俟攷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常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
以為神　又一百六十一
渤海張融字眉嵎晉咸寧中十婦產男初不覺有異至七歲聰慧過人融
曾將看射令人拾箭遠恆苦遲融孫云自為公取也以射候若便赴還與箭
俱至棚候已捉矢而歸舉坐怪愕遂經再宿孫忽暴病亦卒將殯呼訴沙

门燒香有一胡道人謂云君速斂此杯是羅剎鬼也常噉害人家昳見取前々了

即狼狽匳披須臾聞棺中有撲擲声咸皺悲駭惶遽送葬埋後數形見

融作八關齋於是便去 又三百五十七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産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詣

供養具別封貯一室賊破户忽有蜜蜂數萬〈餘〉從衣簏出同时噬螫群賊身首腫痛眼

皆盲合先所掠皆棄而走 事類賦注三十六引 蜂飛邀逐噬螫頭頸賊遂惶懼從便道而去是时幌

日所俘子女各送其家 御覽九百五十

有鸚鵡飛集他山々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

鵡遙見便入水沾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

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六帖作為雨）滅火（類聚九十一 初學記三十 六帖九十四 御覽九百二十四）

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故滅火往來疲乏不以為苦（御覽九百十七）

天竺有優婆塞畜二特牛日得三斗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償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許也（御覽九百）

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日將兒出射正值麀鹿將麑鹿母覺有人氣呼麑漸出麑不知所畏逕前就媒唐射麑即死鹿母驚遶悲鳴不已（二十字依賦注補）唐乃自藏於草中出麑致淨地鹿母直來其地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場復逢一鹿上弩將放忽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世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御覽九百六 事類賦注廿三）

程德度武昌人昔在尋陽夜見屋裏自明先有鸛巢忽有小兒長尺餘潔白從巢中
出至牀前曰卿後三年當得長生之道尋聞而藏甚祕密之　御覽九百二十二

沛國周氏有三子並瘖不能言一日 二字依賦注引補 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有
罪過 三字依賦注引補 可還內思之周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
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牀有鷰巢中有三子母還哺之輒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
指內巢中鷰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蒺藜各與之吞訖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恒自悔
責客變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責罪今除矣便聞其兒言語周正即不見道人　御覽九百
二十二　事類賦注十九

晉義熙中京師長干寺道人惠祥與法向連堂夜四更時惠還喚向暫來往視祥仰

骶手交于胷上足挺（音長）直云丁解我手足繩曰上並云繩也祥因得動云向有

人衆以我手足鞭捶之下問何故契還羅漢祥若更不心肯入兩　間磕（音盍）云祥俠懲

戒於羅漢餘云精進　御覽九百五十一

宣四

續異記

吳興庾亮永明八年護軍府史常映處有羊聲影為神怪見其林下羊也高二尺許毛若丹光耀滿室六帖九十六

冥祥記自序

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徵覿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逾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鎔斲圖繢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若真蓋得相乎今東夏景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羣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寶闡閩吳之化塵金灣液用舒彰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雜難曲辯率其大抵允歸自從若夫經塔顯效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

法苑珠林

冥祥記

晉沙門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与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拜瞻禮見有二僧各房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為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茲謂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之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茲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深此世未得厭也謂朗

伴云惠君植根深者現得厥因而留之法朗後遂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太平廣記八十九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琊人也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絶氣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適會下牀淮之語道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尓今何見而乃異之耶淮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神教不得不信語訖而終 又九十九

興周璫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蔬食誦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及請其師竺佛密支法階佛密令持小品齋轉讀之日僧赴齋忘

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

至人定燒香畢本家恨不得經密益躑躅有頃聞叩門者言送小品經璫愕然心

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帢先所不識又非時人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

坐年少不肯進因斯夜去來聽經比出不復見香氣滿宅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

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

家咸皆奉佛璫遂出家字曇鎧諷誦衆經二十萬言 又一百十

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

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恆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後既南奔

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怳然不覺安行乃得還路

遂歸本土改精進彌篤 [illegible]百十

晉欒菌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從征盧循值小失利船艦遭大

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菌恐怖分盡猶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

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菌心知念經有感便投水就之體既浮涌腳似履地俄

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於是遂得濟 齊十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

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末大怒欲盡滅一城衆皆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

歸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下遶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

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處百十

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為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羣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逋逸乃造一觀音小像貯以香函頂行則頂戴 廣百十

符秦徐義高陸人為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可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而遁百餘步隱草中便聞追者交馳束炬無見遂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 廣百十

符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
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排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
錫示以途徑出然至家 廣百十
沙门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虎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
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无有遺莖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
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叢棘中得以蔽頭
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
免後遂出家 廣百十
宋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謂道

德曰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丹心投誠歸誦
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 應了十

宋張興新興人頗信佛法嘗從沙門僧融曇翼受八戒元嘉初興嘗為劫
賊所引逃避妻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偶經囚邊妻
驚呼闍棃何不賜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汝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
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蹴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
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御自械又夢向者沙門曰戶已開
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闇行數里卒值一人妻懼伏地已而
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僧翼翼藏之獲免焉 應了十

冥四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取妾復祺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時元嘉十四年也。宋百十一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執傳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為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救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得救者不可勝紀。宋百十一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臥聞靈

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具如平日語信云我本
應墮獄中支和尚為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
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為轉大品又來在座世光生時以二幡
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幡俱西北飛
上一青山琉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還與一香如巴
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遥見世光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乃活亦
不復見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與信去時其家有六歲兒見之指
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為見否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
去每來必見簪帢去必露髻信問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天冠與帢天人鼓

琴行歌經上毋壹信問何用處來曰我來欲使世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何毋

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

獨分明焉有頃去信自送見世光入一黑門異印出來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拷撻

楚痛難勝者視送也舅坐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

脫舅印車將軍。之百十二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

誦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因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

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

中食以後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遑迴歎息良久吉昳信直必欲

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監乃誠便脫衣以囊經載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吉頭及度才至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悲恨尋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捫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溼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嶮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妖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言語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荅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覲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游居所託君既來止應相冒犯恆懷不安

今欲更作界〻當殺樹而斷吉曰僕貧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爲此
願見祐助鬼荅曰亦復憑居不侵樹也言畢而去經宿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
枯死如芟焉 南晋十二

周閔世有人晋護軍世奉佛法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
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他經數部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
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倉卒而去徘徊歎惋不覺大品忽自
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毋氏有素書大
品其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甖貯之竝緘於深篋中永
嘉之亂胡毋氏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以懷之以度江東又嘗遇

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援
雲求以供養後嘗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子點畫分明
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道尼軒
誦之 一百十三

宋馬處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
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厲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世尼在
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克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
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遵半身出空天
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遵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

冥七

期而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弥至處伯以為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
蕭特甫寧復命為行參軍處伯恩荊楚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
蕭苦不許十三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似忽朗然
徹視遠見西方有三人行長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於其項有光似二人皆貫金翟
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處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
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其氣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處伯所居頗卑陋於時
自覺延在殿堂廊壁煥耀皆是珍寶俄即所患平復 冥祥 五十三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行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
云可安施高坐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常看經今即

昇座誦聲清利下啟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國見父先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

蓉大花彼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啟報語竟復絕母於是啟

信法教之一百十四

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丁父艱哀毀

成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歸心淨土庶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含懺

悔宿業終無感徵僧含每加獎勵不令懈怠爾後因夜轉經竟眾僧已眠曇

遠忽自歌誦僧含驚而問之曇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光燭丈餘幡花翼從

充滿虛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素羸弱少力此夕壯厲悅懌便於合中

取香著手中并以園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曇遠無所言而頓臥宿

信家中聞此靈異亦皆欣肅不甚悲懼曇遠至五更忽然而絕宅中芬馨
數日聞ラろす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
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來
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
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
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如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
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前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編
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

青白姬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殫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

時先亦尋滅 廣下太

葛濟之向容人稚川之後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有婦德濟之世事神仙紀亦慕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忽一日方織俄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幢幡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即應此耶便頭面作禮乃引濟之亦登時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雲日鮮華五色燭耀鄉里備覩移時方歇焉 廣下太

宋尼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為魏郡梁甫妻生一男年七歲家甚貧窮無以為衣智通為之作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

冥九

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肌體壞爛狀若火瘡
有細白蟲日去升餘悸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曰汝壞經為衣得
此報也自經而死見一百十六

周宗者廣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
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竊取之乃去村
貨食其一人羸病等輩皆輕之獨不得分與既而各歸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
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免見一百十六

宋吳興沈僧復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
舍左右時山陽諸小形銅像甚眾僧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

數四悉滿復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洩考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拆裂狀如火燒矣郡朱亨親識僧復具見其事 廣下十六

宋沙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為衆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衆以還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輒驚叫應聲流血初從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瘡痍變遍體呻呼不能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從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遭此殃諸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愍今今復

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贖請願具為懺悔者偷像相有珠二枚一枚已
廣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賈錢在陳昭家今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
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
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声也自說云自死已來備嬰痛
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頼蒙衆僧哀愍救護贖像相珠故苦惱之中時有間
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之
乃稍歇 同上廣卷十六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
弟屢竊取以病癈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

試吏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絳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虜

腰帶不百日復得惡病發病之始起腰帶處　廣下十六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东劉將軍應受天命五以三十二璧一鉼

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

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　三百七十六

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隨湘州刺史劉韜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

旃檀製以爲像之將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勤而營索無処憑几微睡

見沙門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桐楯甚堪像光其人柱惜之苦求可得也敬叔

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實有此楯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

叔異說所夢何氏塑奉以製光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

集廣記二百七十六引冥祥記云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納

衣杖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良覺如夢求之果得

晉新埜庾紹之小字道覆湘東太守與南陽宗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

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腳著械既至脫械著

置地而坐協問何由來得來顧答曰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

之事言輒漫略不甚諳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

食肉之時勿啗物心協云五臟與肉乃有異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

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與茱萸酒因為設之酒至杯不飲云有

茱萸氣協曰幽冥都荅云下界皆是之非獨我也從幽途之人語聲高壯比言論
時不異恆自有頃見遂之來從聞厥聲柱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得復
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為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廣記三百二十一
郭銓字仲衡義熙初以黨附桓玄被殺及元嘉八年忽乘輿導從顯形謂女
壻劉凱之曰僕有謫事可四十僧會得免脫也又女夢云吾有謫罰令汝夫
作福何以至今設會不能見稱耶女問当何處設齋答曰可歸吾舍倏然復沒
辯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凱之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 廣記三百二十四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泰始末為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于將曉間如
夢見炳來陳叙闊別訊安問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共論常言生為

馳役形無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然
從此事亦復如之運問罪福虛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全符
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為重禁慎
不可犯也運曰卿此徵相亦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詣尚書
時司空王便虔為吏部炳運世為其府賓故及之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運曰闊別
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難何不且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不
容得委悉揖別而去初炳來闇夜運亦因了不覺所以天明得覩見炳面
既去運下牀送之始躡履而還暗見炳腳間有光可尺許亦得照其兩足餘
地猶皆闇云云 冥百二十六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浦陽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
思聖典有譽鄉里當晚乃仕終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
下屍于地心煖不冷屈伸隨意屍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
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腋徑將東行不
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
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
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
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作何孽罪行何福
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恆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

冥十三

吾父兄仕宦(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日)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

作吏(徒)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以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兵(馬)

馬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

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床銅柱燒之洞然驅迫(迫)此人抱臥其

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

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極(極)

根莖枝葉皆劍為之人眾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競(競)而身體(體)割截尺寸離

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齎文書來語(語)獄吏

言有三人其家為於(於)塔寺中懸幡(幡)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

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耀見此三人
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
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
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
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
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
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
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巷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
彩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豬

冥十四

羊受人屠割婬逸者作鵠鶩鷹麋兩舌者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為騾驢牛
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
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眾惡主者曰卿無罪
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
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
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不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簏檢年紀尚
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
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親表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
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眾大設福

會皆命子孫以意奉法課勤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
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欵曲尋問莫
不懼然皆即奉法以上三百七十七

李清吳興於潜人也仕桓温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夕
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曰公欲相見清謂是温召即起東帶而去
出門見一竹轝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
吳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暴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
答云且可敬云我今　得脱世能料理吾家否清云君能如此不負大恩敬
達道人在寺司書被敬禮白告之還内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廣寺寺所起也

異志

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礼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门語曰汝是我前世生時
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其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汝悔和尚明
出當相助清遂先舉中夜寒噤凍至曉门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顙僧
達云汝當革心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苦亦不
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门長跪請曰此人僧達宿世弟子忘失正法
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
遣向朱门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敕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
如其言忽然至家家中啼哭　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男材遣家人及客赴
監視之唯尸在地清入至材前聞其尸臭自念悔遂得外人逼哭不覺入尸時於

是而活即營理寺家今宅以居於是歸心法寶勸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 又三百七十九

晋沙門支法衡得病旬日亡經三日而蘇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去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爪待西轉來吏持引之而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人著輪上輪轉來輮之翻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著輪上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諸卑吏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神人衡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下所將衡去人笑曰見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爲舵工衡曰我不能持舵還之有船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曉捉舵蹉涉洲上吏司推衡以法應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吏乃

冥志

原々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衡遙走趣之堂

有十二階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牀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

以手巾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上見平地

有一井深三四丈塼与陳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与何得

成井雖見法柱故傍望之謂衡可復道還去猶不噬汝衡還水邊亦不見向來

船也衡渴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為

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衡弟子也。又三百八十二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餘卒家貧未及殯殮經四月而蘇

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長和前五十步長和行有遲疾二人亦隨緩速

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走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長和獨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樓可數千間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皂袍四縫臨窗而坐長和升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十餘年長和便若憶得此別時也相識中有馬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積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不長和答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唯為我司掃除之役孟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窗見長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寺因附書也俄見孟丞執帚掃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積進如信耳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恒轉尊經救諸疾痛閣

上人曰所得不妄也語久之問上人同郡縢主吏寓案否君縢勿謬濫也主吏按
縢餘三十年問上人曰君欲歸不長和對願歸乃敕主吏以車騎兩吏送之長
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舍吏民飲食儲峙之具倏忽至家惡
其尸不敢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蘇法道人山
時未出家聞長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右咸和時人也 又三百八十三
王練字玄明琅邪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
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如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
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
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

又自然親愛法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琨字之曰阿練遂為大
名云。冥三百八十七

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吳興郡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
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〻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
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〻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
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取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試女見大喜即取先者。冥三百八十七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秦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
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徑
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索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

冥十八

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送爐於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

神人所挹之蓋爐影耳

案初學記二十五引冥祥記云費崇先少信佛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

其文不具今以廣記一百十四引法苑珠林補之

沙門安法開者北人也嘗見吳公長三尺自座墮地旋迴而去 御覽九百四十六

俗说

郗僧游晴郊中汎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孟壽見詩歎曰青郊

中曲复何可窮 太平御覽六十七

陶夔为王孝伯参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督護参軍在坐陶於

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参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

寫其詩本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参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

知所以王公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 同二百四十九

謝景仁祖為豫州主簿在元桓盛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

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门下聞其箏

今以弾之因而歌秋風意氣殊邁玄以此奇之 書鈔七十三

謝仁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邁桓玄以此貴之 同三百六十五 人取謝以諳材 又五百七十六

謝安小兒時便有名譽流聞遠國慕容廆銅謝白狼眊一双謝時年十三 一作慕容垂也 同三百四十一

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肩臂如釧將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同三百六十九

有人謂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寶珠毛謝曰正是我家阿驎之多髮故云耳 同三百七十四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處帝疾篤群臣

進見諸出宋褘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
賜臣即与之　同三百八十

王僧敬神明俊徹為一時之標桓元時集聚賓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
坐即不復覺有餘人坐与王便覺殷仲文謝益壽為佳王僧敬兄弟列
坐斋中見之者神小人從之前過皆肅然毛竪　同三百九十二

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与騎馬等桓車
騎以百疋布置埒頭令豹奴乘（馬）与諸葛競（並）走先至与得布便俱走諸
葛（捉）帶与馬齊欲至埒（馬）頭去布三（尺）疋許諸葛一（躍）透坐布上遂得之　同三百九十四　又八百二十

[illegible]

謝僕射閣太常指吳欽軍坐久吳苗家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客

比得一斷食蹤無復遺氣可謂 同四下五 又四百八十五

桓宣城丧從家至貧孔夫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得桓遇以弟買得質

羊之主家富謂桓言僕乃不須買得郎為買但郎家貧幸可為郎養

買得郎可車騎仲也從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射車騎執

識之呼來問公識我否答云不識桓公曰我是昔日買得郎也 同四百卅二

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募士橋下持藥泥里左側設其所念小人

俞翼令在門前若見人騎償從東出便可取藥泥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翌

便進比王读翼世更看定非佳人王读翼世戏殺我　同四百六十九

謝萬諳簡文萬未無衣情可前間文曰但前不須衣情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氅裘履板而前既見共談移日大懽之　同四百七十五

劉真長少时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履以養母　同四百八十七

宋禕死後葬在金城南山對瑯琊郡门袁山松為瑯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宋禕葬作行路難歌　同四百九十七

桓公作詩思不来輒作鼓吹既而得詩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来人思　同五百六十七

劉柳為儀村傳迪為左丞傳大讀書而不解其義劉唯讀老莊而已傳道劉

云正讀十二卷何足爲人劉道傳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 同上六下十六

張敷遂在彭城伴假去歸東傅亮時為宋臺侍中下船中与張別張不

起授兩手指著船戶外傅亮遂下執其手熟視張面云檐是某中之不

藏無使去 同上六下廿四

謝仁祖年少時嘗著刺文繡出郊郭外其叔父請責之仁祖於是自改

遂為名流 同上一下九十七

車武子婦大妬夜恒出掩襲車車以呼其婦先欲延夜宿共眠取一條裙掛著

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刀逕上牀發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同六九六

劉真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劉方回數出南射堂射劉往市賣鷹欲往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劉過殊不迴顧方回異之遣問便答云老母朝來得食至市貨鷹不得展詣及過劉呼之使來與共語覺其佳 同六九八

荀介子為荊州刺史荀婦大妒恒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去時為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為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同七一一

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往牀前

叩屏風呼萬起 同上

顧虎頭為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眼睛、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 同七下之

徐干木年少時嘗夜夢見烏笑上飛銜纖樹共麻中、為此凡之過、銜來作

惡聲而去、徐以果得徹遂以惡終 同上

何承天款、延年俱為郎、何問款曰、藿囊是何物、款答曰、此當復何解耶

藿囊將是卿 言腹中之所有純是藿、此蓋世俗相調之辞也 同七之の

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服除以經年病瘳 同七下の十一

桓元取羊欣為佐西行軍參軍元愛書呼欣就坐乃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 同七百〇七

殷伯弟為何無忌參軍在潯陽與何共摴蒲得何百萬便住何大怒罵殷 同七百五十四

羊元保作吏部郎被召見以有倒詔未敢入門其兒孟兒年十許歲見倒詔語其父曰兒知也正当圍棊耳 同七百五十三

桓元寵丁牛期食畢便迴盤與之 同七百五十八

毛泰買一玉雚八十八分 同七百五十九

王廞所為襄陽都督以之鎮尔時河中寇盛斷道傳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者驅遏不得已王便行寇以其貴人不堪苦使令與婦女共碓下舂　同八百卅引俗記

王衍字王夷甫呼錢為阿堵物以既詛出也謝公主簿遣會下與共擲散去其多手自抱錢錢竟明日已以云何至須阿堵物　同八百廿六

桓職性噉[illegible]犬大司馬每瞋職時便從兄索食　同八百四十九

王東亭嘗之吳郡就太公宿別太公設豆藿麋自噉一大甌東亭有難色太公將進半甌　同八百五十九

京下劉光祿養好鵝 劉以軍從京還鎮尋陽 以一隻鵝為以軍別 純蒼色 頸長四尺許 致似龍 此一隻鵝可堪五萬 自此不復見有此類 同九百二九引俗記

王嘉厤年十四五時 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 謝混見而以積柳糹之 執王手謂曰 王郎 謝叔原可與周旋否 同九百七十一引風俗記 未識為俗說之誤不

又六百九十八 未有時字 然信之無字 餅果同二十二 又御覽記九十九引與御覽二十一同惟雖下有其字之字作字

語林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在剡乘興棹舟經宿才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 御覽十二

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文帝疑傅以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同二十一 又百五十四 又三百六十五小異 又三百七十 九果部二十一同 又三百八十七 又八百六十果同二十

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同上

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同二十七 又七百五十八

劉真長見王丞相時盛夏王公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 吳人以冷為渹音楚敬切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對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 同上

諸公游曲阿後湖狂風忽起船傾於公已醉乃曰此船人皆無可以招天譴今唯有我與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提我擲水中我懼亡計唯大呼曰季野卿念我 褚公褚裒也季野裒字也 同六十六

陳協數日輒進阮步兵酒一壺以晉文王停九醞壚阮常協文王用之壚地借古承小銅龍六枚壚遂成也 同七十三

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曠世宏來在戶外諸

人不容之瞻乃劇壁闚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

遽内之遂建江左之策　同百八十四

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才　同二百六

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茵褥甚麗兩婢持錦囊寔遽退笑謂

崇曰向誤入卿室崇曰是廁耳寔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實籌

良久不得便行出謂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廁乃如他廁　同一百八十六

石崇廁常有十餘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沈香之不畢備又與

新衣客多不能著王敦將軍年少往脫故衣著新衣氣色傲然羣婢

謂曰此妾必能作賊 同上 又五百

袁真為監運范元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選遠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乃人中作市井 同二百十五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比不醉不出以臨出拜跪不復能起帝因呼人扶上殿扶虞侍中嘯父答曰臣立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奮帝美之勅左右疏其語 同二百十九

庾公欲伐王公先書與郗公曰老賊賊專欲輔張殿中將軍舊用才學士以廣視聽而頃悉內面牆人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勸叔孫之家

以除君御之患今年之畢藏不濟矣 同二百卅九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門第辟之既見與所他問〻米時米錢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同二百四十九 又四百五十 書鈔六十八

何公爲揚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常有檑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實存內器中面見道帳下空素求粲此米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爭粒 同二百五十八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輿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

名士 同上三百七 又七百二 又七百七十五

陸士衡為河北督（都）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鼓）角鼓吹謂其司馬

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同三百卅八 又四百六九 又五百八十七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持矟數迴或向

劉或撫殷意气始得雄王 同三百五十四

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同三百六十 又三百九十六

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

曰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吾愛

民之赤子也　同三百六十四

賈充問孫皓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同上　又五百七十五

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同三百六十六　又三百七十四

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其皮乃牽棊局武子伸腳在棊局下　同三百六十五　又四百九十

劉真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既見其如此乃牽手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修飾劉便牽被覆面背之不忍視　同上

紹興府中學堂

王右軍見杜宏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中人 同上 又三下六十六

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武成以為千斤武帝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大秤挂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稱有幾斤業曰陛下欲稱臣耳亦煩復勞聖躬於是稱業果得千斤 同三下七十八 又八下卅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而足行殆不復前矣 同三下八十七

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至胸洛下年少乘車從門前過曰年

又五百五十六
引亦三百八十八男同

少甚愢㛰劉便隨車問為惡為善尒劉曰舍人翁亦愢㛰母亦愢㛰 同上

王太保作荊州有二兒一兒還葬舊塋一兒留葬太保重屍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同三百八十七 又五百五十六

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置甕中投之于江流下胡翁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為子遂登三司廣以不治本親服世以為譏 同三百八十八 又五百六十八

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坐曰卿好我作驢鳴今為卿作驢鳴因作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 同上 又三百八十九

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樂其母

三八九

董仲道嘗在宋宿與王孫隔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必如丸後果為丸陸

同上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養鴝鵒）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同三百八十九 又五百五十二

晉王武子宋正笑見孫子荊驢鳴變声成笑 同三百九十一

董昭失勢（如魏武帝董昭以文明世人）久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泣叙（言昔）太祖時乃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為司徒 同上 又四百八十八

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元（在馬融門下）令一筭便決及元業成辭歸融心忌（鄭）馬元亦疑

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廢融果輸戒欲勅追之告左右曰元在橋上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 同三下九十三 又六下九十八

王子敬在齋中臥偷入齋取物一室之內略盡子敬臥而不動偷遂復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賊始知其不眠悉置物驚走 同三下九十三 又七下六八

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莫不以之安危故書曰推后非賢不乂推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奔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同四下二

祖約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
料視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篋以置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
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甚閑暢於是勝負始
分也　同三下八九
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尓嘯詠良久直指
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同上
何公為楊州欵欵有葬無乞數万錢而帳下常有糙米以賑孤寡
乃有千餘萬斛虞存為治中面見道帳下空索求糶此米何帳下何公曰以道

義不与孤寡争粒 同四百三十六

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多亂且唱兵始自古所難諫諍甚苦敦

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南夏卿自同蟲邪阻遏義舉王法焉得相私

因目左右令進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

舉動言畢流涕敦意乃止 同四百廿六

王經少処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之汝本寒家兒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經不能

止以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流涕辭母曰恨昔不從勅以致今日母無戚容

謂曰汝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何負哉 同四百四十一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家

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問逸民家遠近答云何以問夏曰

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明日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

又嘉其志局乃用為西門候於此遂知名　同四下四十四　又六下九十三　又八之廿之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

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

人此乃英雄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　同四下四十五　又七下七十九

祖士言與鍾雅相調鍾語祖曰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

紹興府學堂

鈍槌打地利錐錐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鈍遂止 同四三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同上 又七下之十九

李陽大俠士雖身不傾心爲世所刺史有之聽盛貴一日指數百家到賓客常填門 同四下七十之

殷公北伐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亦可觀陳說經界攻取之宜衆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馳墜才自槃馬遂隨地士以是知其必敗 同四下十九

有人指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

密雲乃自旱雷 同上

明帝函封〔詔〕與王公開詔未〔朱〕云勿使冶城公知〔道〕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庾公信誤致與王公〕

在臣々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欲〔能〕見王公 同の下九十一 又五九十三

周伯仁過江恆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 同の下九十七

周伯仁在中朝能飲一斛比過江雖日醉然未嘗飲一斛以其無對也以有舊

對忽从北來相得欣然乃出二斛比共飲之既醉伯仁得醒々覺問共飲者何

在曰西雍同得轉不答不得轉伯仁曰異事使視之脅腐而死 同上

羅含在宣武坐人令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曰所識已多不煩復爾 同の下九十八

裴秀年十八有令望母是婢而嫡母妒猶令秀親役以大集賓客秀母下食衆賓見並起拜之苦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大母乃不敢復使之 同五百

王藍田作會稽外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無復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以時議共下啓禮官議無適準正聊卒所見以論之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ゝ之一作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可無諱也 同五百六十二 按徐邈以下似非語林文

嵇中散夜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帶革嵇

視之既盡乃吹於藏之曰恥與魑魅爭光 同五百七十七 又八百七十

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桓宣武許以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 同五百八十三

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以遺付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

不尔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同五百八十九

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書生詣岱談論次及無鬼論

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

困今奴已死牛已死今得相制矣言絕而去明日岱亡 同五百九十五 又八百八十五 又八百九十九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郡人因寄百餘函書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

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同上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庫中惟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同六百五　初學記二十一

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同六百十五

王子敬疾篤先求功令首罪答曰無所元首唯遣郗家女以為恨 同六百四十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 同六百四十四

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坐王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耶 同六百八十四

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根喚人以衣幘迎之浮水過衣幘悉墜元帝已不

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為無不處理既入憤不已元帝自為正之明帝大喜 同上六百八十七

謝萬就安人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裘畏寒無復勝

綿去以三千[升]斤綿與謝 同上六百九十四 又八百十九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床彈琵琶作大道曲 同上六百九十五

桓宣武性儉著故禪上馬不調禪敗五形露 同上六百九十六

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大床茵蓐甚麗不得行乃更如他廁 同上六九九

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弟未多異衆人）欲遊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元度

為之解紛訴人遂不(而獲免)犯境劉其長歎(許)曰元承為孙婚施(吳)子之識多倖 同七下一 又八下五

大將軍刑周伯仁以多倖僥之經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子弟處何以不知取

其翁死周家並以收之 同上

傅信怨(質)母(毋)以羸病怛驚悸信乃取雞鴨去(臧)毛置(放)冰塵上行落地母(輒)輒恐怖 同上 又九下九

胡毋彥國至相所先廢乃亂省乃午時尔時三秋中傍搖扇視乃其兒子先

從容顧謂曰彥國復何為自紛伊戚 同七下二

庾翼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匠者先

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季恭聞之曰此人

習王斤口思望

宜在帝左右 同上

庾法暢造庾公捉麈尾至佳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同七百三

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愷以示之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者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愷悵然自失 同上

劉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允好賄

刻下必有竹室當有市井焉令人視之果見向裏皆竹玩近乎胡父諧覺（諧覺 賣篤）

同七百四

元棠厕内两婢持錦囊是筭也 同上

閻文爲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聽左右拂（掃本）見鼠行跡視以爲佳 同七百六 又九百十二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之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慎之後乃陽凍眠所幸小兒竊

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之 同七百七

傅（陳元本）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有三母（朱照）憐之常以錦被蒙其上林（常）宗往弔之見被（而書本）謂之

曰卿海内之儁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絶百

ム

詠日 同上 三八下十五

大將軍收周廣至石頭坐南門石盤石將剝之送已禱告周 同七下八

任元褒為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不為禮任推之吏答云得罰体痛以横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横施值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狐鶴盤膝曲木抱腰 同七下十

花汪至詩「嚼」（味）梅人至「一」（嘗致）斛奩「口口口嚼」須臾「盡」（來）也 同七下十七 又九下七十

石崇廁里甲煎粉沈香汁之屬 同七下十九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箭金劍為是小矣 同七下廿九

紺與周山房

孔君平病困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而反作兒女相問庾聞迴還謝之請其話言 同上

王右軍少嘗患癲一二年輒發動以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讀竟乃歎曰癲何預盛德事耶 同七下卅九

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會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嘗算渾天不合召元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 同七下五十

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同七百五十三

豫章太守顧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時雍方盛集僚屬圍棊外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意不變而心了有故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州之遠累寧有喪明之責耶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同上

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 王述也 投於地 同七下六十

諸阮以大盆盛酒木勺數杯也 同七下六十七

晉張載字孟陽甚醜每出為小兒擲瓦盈車 同七下六十七

陶太尉既作廣州優游無事常朝自運甓輒也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為尓優游不復堪事 同七下六十七

潘安貌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常滿車中張孟陽至醜每行兒以瓦礫擲之

亦滿車　同七下七十三

王長史語林道人曰真長可謂金石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興公曰語不得耳退

擇正可得少碎珠耳　同八百三

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適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謂

人曰今之行卑目皆琳瑯珠玉　同上

王夷甫処衆中如珠玉之在瓦石　同上

平子從荆州下王敦欲殺之平子恒持一玉枕故不得害敦以矯平子左右而口持

下牀去遂[illegible]殺平子　同八下五

王仲祖少有三達覽鏡自覿曰王開山那生此兒又甞貧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

肆就帽嫗戲乃得新帽　同八下三十八

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麤練王公謂諸公曰國家凋弊貢御不致但恐

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練服之月日間賣遂大售端至一金　同上

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　同八下廿六

石崇恆冬月得韭虀王愷貸我帳下督云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　同八下五十五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密貸崇帳下都督曰豆難煮唯豫作熟

豆以白术投之 同八百五十九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状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召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爇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々諸豪相矜皆服而效
之 同八百七十

顧和為楊州從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着白袷憑兩人來詣
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始見遥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
顧心問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蝨不輟徐々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同九百五十一

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政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同九百八十三

毛成伯既負其才器常稱寍為蘭摧玉折不作蕭芳艾榮 同上

玄中記

晉郭氏撰

姑獲夜飛晝藏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隱飛好取人小兒食之今時小兒之衣不欲夜露者為此物愛以血點其衣為誌即取小兒也 北戶錄卷一 上二字據上文補

衣毛為鳥脱毛為女人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取藏之即往就諸鳥各走取毛衣飛去一鳥獨不去男子取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稲下得之衣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兒得衣亦飛去 同上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桃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雞日

○初出光照此木天雞則鳴羣雞皆隨而鳴也 齊民要術六

○木子大者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同十

元中記　郭氏撰

玉門之西有一國〻中有山〻上有八歲〻出石磻子林數千〻輸廟中

名曰霹靂碏給霹靂用以春雷出碏日藏至秋而盡　御覽十三　又五十二　又七百九十六

東方有紫都焉在齊國有山〻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从

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為紫都　同十四　又七十

崑崙西南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長九萬里　同廿八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開左目為晝

開右目為夜開口為春夏閉口為秋冬　同上

國之內有湖國人常之出碪數千枚名曰霹靂碪從春雷出碪減至秋而碪盡 書虞下五十二

東南之大者有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 同上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石焉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造令故水東流而不盈 同五十二

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為三孔西北通崑崙 同五十四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同五十九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海東三萬里 同上

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起

萬歲樹精為青牛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邊人皆驚太尉

何公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輒走逆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及至河

漢桓帝時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還桓帝邊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勇力走往逆之手擥其左足牛見公乃走還河漢梁何公進書曰六寸

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右手持斧斫牛頭殺之此青牛是萬年木精也 同二百廿九 又九百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遷處子以沙不自擁不食米生食魚以為生氣 同三百六十七

丈夫民殷帝大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脅間出其父則死是為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 同上

尸壽作鏡 同七百十七

奇肱氏善奇巧能為飛車從風遠行 同七百五十二

扶伏氏古黃帝軒轅之臣曰苏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以是為扶伏氏去

玉門關二萬五千里 同七百九左

珊瑚出大秦西海底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同八百七

松脂淪入地中千秋為虎珀 同八百八

馬瑙出月氏 同上

車渠出天竺國 同上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 同上

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為日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斤明日肉已復生 異物 同八百十五

木難出大秦 同八百九

鉛錫之精為老婢 同八百十二

銅之精為奴婢 同八百十二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太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鐶著手指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内環中以刻玉 同八百十二

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為布 同八百廿

大月支（大西胡）有牛名為日反（日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瘡愈（其肉已復創即也）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為珍

異漢人曰吾國有蚕大小如指名為蚕食桑葉如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蚕也 同八百廿五 九五九七

化民食葉三年化蛾以自裹如蚕績九年生翼十年而北去琅邪西萬里 同上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东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从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為薪燃之無尽時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同八百六十八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脱毛為女人名為帝少女一名夜游[行]一名鈎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為子人养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荆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扶]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

吳西真記
降中有
包山有洞
庭宮　初
學記八

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令（使）女問父知衣

在積稻下得衣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衣亦飛去　同八百八十三　又九百廿七

千歲樹精為青羊萬歲樹精為青牛多出遊人間　同八百八十六　又九百二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

同上

昔高辛氏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

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為狗生女為美人

封為狗民國　同九百五

五十歲之狐為淫婦百歲狐為美女又為巫神 同八百九

百歲鼠化為神 同九百十一

鉛錫之精為狐狸 同九百十二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

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同九百十八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過尾其產則三百里為血 同九百廿五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鯨擧一鬐鱗加於山身故在水中 同九百四十三

百歲服翼其色赤止則倒懸千歲服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同九百四十六

蚖蛇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歳又能食山精　同九下の九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気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黒広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

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状見人則気射人去二三歩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同九下五十

千歳樹之枝中央下の辺高百歳之樹其汁赤如血　同九下五十二

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方國之言　同上

松脂淪入地中千歳為茯苓　同九下五十三

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三泉　同九百五十五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数百囲蔭宮中公悪

伊俗與唐
吾同俗民
穴居去吾
門一萬里
妻欲百弄一
飛跡之民地
穴穴居虎
木根 同上
山城北有茭
池穴如洞
室北通黃
座山 同上
丁零之民
地穴居金
食鼠之肉
民號如禾
秫 同上

而伐之連日不尅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曰豈禁其何鬼曰若使三百人

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乎樹默然不應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

牛逐之入灃水 同九百五十八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同九百六十七

負山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厭之 同九百八十八

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有一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秦王因立髦

頭騎也 書鈔百卅 ○天竺大秦國出金鏤 又万卅八 ○五肉又業膓臆膽膝

東海之島有樹名曰白蒙其汁可為脂色白如脂味甘 又万四千又

荊州有樹名烏臼實如胡麻子其汁如脂食如豬脂味也 同上

又万四千五

紹興府中學堂

吳西具區澤中有包山有洞庭室　初學記八

小說拘沈叢本

敦煌石室所界類書殘卷

藝文類聚

玉燭寶典

琱玉集

開元占經

太平寰宇記

白孔六帖

莊子成玄英疏

校了

俗說

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遥見嵩高山于时同從客在坐同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傍眺嵩丘〻〻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書寫誤耳 類聚七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類聚十八

張敷從彭城還傅亮下船與別張不起授手看舫之戶外傅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查故是桀中不藏者便去 又二十九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恆在背後坐食畢仗迴盤與丁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又卅三

谢仁祖为豫州主簿在桓温阁下桓闻其善弹筝便呼之既至取筝令弹谢即理
弦抚筝因歌秋风意气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又の方

宋祎是石崇妓绿珠弟子有国色善吹笛后在晋明帝宫帝疾患危笃群臣
进谏请出宋祎时朝贤悉见帝曰卿诸人谁欲得者众人皆言阮遥集时为吏
部尚书对曰愿以赐臣即与之 同上

谢仁祖妻阮妃有国色甚善吹笛谢死阮妃誓不嫁郗昙时为北中郎设权计
迎得阮妃为妻阮妃终身不与昙言 同上

江彪右仆射主上欲用其领选事语王准卿可觅比例准对曰臣当出外寻访准后见
主上问近所道正卿已得例未准曰谢琰右仆射领选正琰即僧珍之子恐彪非其例

了遂不行 五四十九

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數日鼓吹因自來人思 五六十八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山從瓦官寺前宅上于時袁羌與人共在窗下圍棊仲堪在

裏問袁易義袁應答如流圍棊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數難每有往復 五七十四

校記

郭子

庾公名位漸重足傾王公時庾公在石「城」王公在「冶」城因風起揚塵王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污人「元規庾亮字也」 六帖(亘)三 類聚六方注云元規庾亮字王公王導也

楊氏子年九歲「聰惠」孔君平詣「楊梅謂」之曰此是君家果「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六帖二十 又九十九

許允之婦奇醜交禮竟不復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古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相敬重 六帖二十一

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嫗「謝」其非常人甚「悅」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降晉武帝厚存寵之

純不謝 六帖六十二 類聚十九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便覺舌本間強 類聚十七

庾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 又三十三

孫秀妻蒯嘗妬罵秀為貉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請救于武帝特大赦帝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為夫婦如初 又三十五 又五十二

自悔責

王東海初過江 王丞字安期 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 又三十五

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遣覓張孝廉船同旅惋愕同載俱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為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又四十六

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閤戒允曰明主
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荅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
檢校為稱職与否不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
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
允至 又四十八

范汪字玄平在同文坐談欲屈引長史（王仲祖也）曰卿助我王曰此亦拔山之力所能助 又五十五

王夷甫雅尚玄遠 又疾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
甫晨起見錢閡之命婢舉阿堵物 又六十六

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幞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又七十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迺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
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酬對意 又七十

語林

諸葛武侯持白羽指揮三軍 六帖十四

嵇中散燈火於下彈琴見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衣單衣革帶嵇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耻與魑魅爭光 六帖十四 類聚卌四

桓子野及奴頌 六帖第二十二笛門 集謂善吹笛也

王子敬臥齋中偷人取物卧不動偷復登廚子敬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羣偷驚走 六帖九十一

謝尚字仁祖酒後爲鸜鵒舞一座傾笑 六帖九十五

楊脩字德祖魏初弘農華陰人也爲曹操主簿曹公至江南讀曹娥碑文背上別有八字其辭云黄絹幼婦外孫虀臼曹公見之不解而謂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

曹公曰卿且勿言待我思之行卅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說祖曰黃絹色絲也絕字也幼婦

少女也妙字也外孫女子也好字也齏臼受辛也辭字也謂絕妙好辭曹公嘆曰實如孤意係

云有智無智隔卅里此之謂也 琱玉集十二

晉太傅褚裒遊於湖狂風忽起船欲傾褚公已醉乃云此船人當有可以招天

譴者惟有孫興公多塵埃遊正當以厭天災耳 太平寰宇記八十九 人便欲投擲水中以還天請惟左嗔曰孝野卿念戰 九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

安道時戴在剡溪即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人問其故王曰

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類聚二

劉道真嘗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菰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杼而採菰也答曰丈夫

何不騎馬揮鞭而拏船 又二十五

道真嘗與一共索祥草中食見一大妃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

曰兩猪共一槽 又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欲迎之既見乃甚之癡便欲嘲棄之玄度為之作賓主相

対其長嘆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又

鍾雅語祖士言我世潁川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

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又

幸恭静見司馬太傅問卿何処人答曰西人太傅名声戯之曰在西路見西王母不

恭静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

垂孝武與虞嘯父飲伎酔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許

未及兆非分之賜所不敢当帝美之勅虞其隨取語於是為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

隨取」又二十五 又四十八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聯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

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罪 又卅五

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狂令秀母執下食與賓賓見並起拜之答

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星

桓野王善解音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闌將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

詔其帝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睹

腳笛然　以乃理調成曲　又四十四

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床在大市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同上四十四又七十

袁彥為監軍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段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

事人中作市井　又四十八

「許玄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劉思貴略年造詣還九十日

一「指許」語（謂許玄度）曰卿為不去我家將成輕薄京尹　又五十　又五十五

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又五十五

殷洪喬作豫章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沈者自沈浮

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又五十六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乞謝公 同上

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世說又八十

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衣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 又八十七

陸士衡為河北都督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眾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又八十八

滿城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武云北牕琉璃屏風實密似疏帝有難色 又八十九

石崇與王愷爭豪窮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

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又七十

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君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

無傳 又七十二

劉靈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

其言靈咒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命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又七十二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棋為手談 又七[illegible]

范僕射嘲極人常致一斛餚留信食之須臾而盡 又八十六

妬記

桓司馬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

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

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曰阿子我見

猶憐何況老奴　六帖十九　人遂善遇之　藝類十八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者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

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中歡望忽見兩三小兒

騎牛皆端正夫人遙見甚憐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

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

王公亦氣鬱出門猛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攔右手捉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從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以為信自叙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王大慚愧 類聚三十五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声樂以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同上 御覽五百二十一

京邑有士人婦大妒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腳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

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
羊還復本形婿涂涂還婦見婿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婿曰猶憶噉
草不美腹中輒輒痛耳婦愈悲哀以復妒忌婿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
呼先人為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妒忌 同上

泰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妒忌荀嘗宿行遂殺二兒為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
不作以壁令在壁上冷然望見外事凡与貴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与
不痛打客若共床坐亦賓主俱敗郝近有年少徑哭前詣荀握膝共坐便聞
大罵推求刀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居之所聞居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
乃前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

5

氣力即倒地見打垂死葛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葛云近遭狂人非屠之過屠便

可還葛並以敢出婦先來就葛共方牀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頭擲著地欲殺

方知是兄慚懼入內兄救父命而杖數百六年改悔 同上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恆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

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綖附元直過見婦捉綖附欲成衣謂吉與

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放之 同上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魏郭八

天下之深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 又

馬瑙出月氏國 又八十四

車渠出天竺國 同上

松枝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 又八十八

千歲之樹精為青羊 又九百

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 莊子成玄英疏一

玄中記

天下之彊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海東南方三萬海水灌之即消 六帖(百)五

天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 六帖六

萬歲樹精為青牛 六帖九十六

崑崙山周三萬里巨蛇遶之三周長九萬里 六帖九十八

百歲鼠化為蝙蝠 六帖九十八川郭氏玄中記

顓頊氏有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送至洛水 玉燭寶典十二

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有天雞 原作金雞注云玄中記云｜ 日照入此雞則鳴於是晨雞悉

鳴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窶 原作𡖋一名欝一名壘注云出中記云｜之也 按此引 按地開而出中記注其文異聞捕之

並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而煞之 按此引括地圖而以玄中記與同注于下 今人正朝 是未注之文当並同也今逸易之

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又此象也 玉燭寶典一

千歲蟾蜍頭生角得食之壽千歲 玉燭寶典五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焉沃焦山名也在海東面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故水東南流而不盈也 太平寰宇記二十二

彭城北有九里山有穴潛通瑯琊又通王屋俗呼為黃池穴 寰宇記十五

劉而復生名曰及牛 寰宇記八十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入地下潛行通琅琊東武 寰宇記九十一

穆天子傳曰天子休于圃中大寒雨雪　六帖二

又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觀黃帝之宮　文五

又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南征翔行徑絕翟道升太行南濟于河　文五

又穆天子游黃臺之丘獵于苹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illegible]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詩以哀之　六帖六年

東方朔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獻犬使者曰王於先天林中請
~~武王伐紂斬中男尚祖大尉於[illegible]中道[illegible]其寬祖及不能為猛獸~~
卻百邪走魍魎或生崑崙或生玄圃其壽不嘗食草飲露書其一
仁也憂及蠢動不犯虎豹去其威也一聲嘶吼千人悚息牛馬百物
驚斷情其神也之起風雲吐嗽雨霧枯息於天王之林家於太山之
麓以獅獅子其名猛獸元帝使人喚一聲如天之大雷霹靂 劉賡稽瑞注
搜神記曰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自說其祖非罪繫獄々墻有螻蛄蟲行左右
因謂之曰爾若神能我因投飯與之食々盡去々而復來形稍大數日如羊及當
行刑螻蛄夜掘壁成孔乃破獄而出庸氏自此世祠螻蛄焉 又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戎獻玉盃光照室至夜中明如汁滿盃甘而香美斯之謂靈器 文

博物志曰張騫為梁相雨後有鳥似山鵲飛翔近地令捕之墜地為圓石椎破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文

神異經曰獬豸色青 文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滲澤于是獲玄貉以祭河宗郭璞注曰以將有事于河告以獲故用之道也 文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母終負土成墳燕鳥栖其墓樹 文

第五 嘉中在大中 後漢紀卷二王霸傳 引後志注作博物志

彭祖 名翦 閬川庚 ... 注

韓作瓦 又卷五出造注 武引博物志

小説鈎沈藁本

二

玉函山房所輯

古佚小說九種

玉函山房所輯古逸小説目錄

隋杜寶水飾一卷

青史子

青史氏 撰

古者胎教之道[illegible]二字王后腹[illegible]之七月而就宴室[illegible]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illegible]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illegible]二句[illegible]比反[illegible]新書作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新書作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新書無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調[illegible]字而言曰新書無不敢以待作侍王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

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ゝ者東方之草
春木也其牲以雞ゝ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ゝ者南方
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ゝ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ゝ者
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ゝ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ゝ者
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ゝ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
棗ゝ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ゝ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
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
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
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大戴礼記無卜曰以下至此太然

依秘本補

後卜王太子名大戴礼記作然後卜名上無新書作毋下同取於天下無取於墜

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新書墜作地拂作悖是故君子名難知

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新書戴礼記[illegible]字正之禮者王太

子無羼臣領臣之子也故謂之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

子是謂[illegible]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太戴礼記無正之以下至此[illegible]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学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学

学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

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新書作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学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

学蹍大節焉業大道[illegible]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

以邪故非僻無因入之[illegible]

鳴而和應聲曰和〻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新書作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約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鳥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〻而敬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

大戴禮記保傅篇賈誼新書胎教雜事並引青史氏之記互有不同古者年八歲已下新書容經約舉大誼非原文並據參訂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風俗通義八

宋子一卷周宋銒撰銒宋人莊子荀子竝言其人孟子作宋牼韓非子作宋榮子要是一人也漢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隋唐志不著目佚已久莊子天下篇載其禁攻寢兵之事竝述其言案莊子雖與尹文竝稱今尹文子書尚存無莊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書證知皆述銒語據補佚篇附考爲佚夫牼以利爲言孟子以爲不可異縣君臣荀子以爲非然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亦自以其術鳴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宋子

周　宋鈃　撰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莊子雜篇天下引此下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案莊子以此稱宋鈃蓋述其書之語也據補宋鈃二字據莊子補作爲華山之冠以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同上云引命之曰云云亦莊子述宋鈃書語

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同上云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引故曰云〻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同上云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云〻

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同上君子上有曰字亦莊子述宋鈃語

禁攻寢兵爲外情欲寡淺爲内同上云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其大小精麤其行適至是而止禁攻二句用兩以字亦述其書之大旨下二句莊子約言其書而斷之也

附錄

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趙岐注宋牼宋人名牼孫奭正義牼亦鈃同口莖反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鈃也楊倞注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

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設不爭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

魏邯鄲淳笑林一卷

笑林

魏 邯鄲淳 撰

吳人至京師（御覽引有師字）爲設食有酪蘇未知是何物也强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大同死亦無所恨然故宜慎之

類聚七十二　御覽八百五十八有師字據補蘇作酥頓作顚無然字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怪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已被燒失

類聚七十三　御覽七百五十七無出物之字誤譌設驚作怪無謂其兒三字至下無鎗字

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

曰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
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挙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類聚八十御
覽八百六十九無命字暝作暗不得作未得責作責人我字不重廣記二百五十八某甲作魏人其夜作是多不得下六
字作智追頗急照下無我字有末二句據補
有人弔喪并欲齎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云答錢布穀帛任
卿所有尒因齎一斛豆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一斛大豆相
助孝子哭唤奈何已以為問豆荅曰可作飯孝子復哭喚窮已曰
適得便窮自當更送一斛類聚八十五廣記二百六十二有置孝子前以下十四字據補孝子哭
至復哭窮作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致孝子更哭孤窮曰又末
斛字作石

吳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
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
顯非 類聚八十五御覽八百二十有顯峻二字據補 廣記一百六十五有吳字據補顯非作無隱二字 又曾經
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
此吾天性也 廣記一百六十五
趙伯公肥大夏日醉臥數歲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子八九
枚內其肚臍中既醒了不覺數日後乃知痛李大爛汁出以爲
臍穴懼死乃命妻子處分家事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
李核出尋問乃知是孫兒所內李子也 御覽三百七十一又九百六十六 珊玉集六

1.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椽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葛龔名姓府君大驚不荅而罷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御覧四百九十六 後漢書葛龔傳章懷太子注引云葛龔善爲奏文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2.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向先到者儀適有荅曰隨典儀口倡跪謁讚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履著上座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著腳堅亦曰履著腳也 御覧四百九十九

8、

平原陶邱氏取渤海墨台氏女々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聟女聟既歸而遣婦々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御覧同上）

15、

某甲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已輒豫焉而恥不解妓人奏曲讚之已亦學人仰讚和同時人士令已作主人併使喚妓客妓客來集召妓具問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既集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已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合坐

絶倒御覧五百六十八

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内見馬矢便食之覺悪臭乃止步進見敗屩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餽因見視曰汝是首物且當勿食御覧九百十八又八百五十一引較略有之覧二字止字

據補汝是首物作戒故昔物餽前作餅據此改

人有所羹者以杓嘗之少鹽便益之後復嘗之向杓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爲怪御覧八百六十一

甲買肉過都入廁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覓肉因詐便

口銜肉云挂著外门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著口岂有失理書鈔百四十五　御覽八百六十二有便口二字云挂至失若十字我下有銜肉二字據補

姚彪與張温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于江渚守風糧用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荅方與温談論良久敕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中謂温曰明吾不惜〻所與與耳御覽八百六十五作姚彪至武昌遇風與沈浙於江渚守風章氏據廣記補與張温三字刪風與二字今從之　廣記一百六十五有性峻二字方與至良久七字謂温二字據此補 又云于江渚三字 [illegible]

楚人居貧讀淮南子方得螳螂伺蟬自鄣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

5

能復分別埽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覆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恒荅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紿云不見嘿然大喜賫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御覧九百四十六

漢世有老人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于內帑矣 廣記一百六十五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荅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廣記二百六十

甲與乙鬭爭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嚙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嚙之廣記二百六十二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久乃荅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荅曰少失過庭

之訓故學無益、

傖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旣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亦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蹈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蹈孝子而曰癡物、

有癡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惟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鵓鴣鵓鴣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出鵓鴣鵓鴣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竪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乃知向人之愚竝同上

吳國胡邕爲人好色娶妻張氏情之不捨後卒邕亦亡家人便殯於後園中三年取葬見冢上化作二人常見抱如臥時人競笑之廣記三百八十九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

14　11

曰我聞有鳳皇久矣今真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耳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于楚王王感其欲獻已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值十倍矣 廣記四百六十一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牀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釋贊寧筍譜下

平原人有善治傴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貨求治曰君且臥上背踹之傴者曰將殺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 續談助四

ISBN 978-7-80715-374-0

9 787807 153740 >

定价：38.00元